

魚樵對
上蔡先生語
問言錄



問 對 樵 漁

著 雍 邵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漁樵對問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邵

雍

堯夫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能成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

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既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難。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

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樸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尙行者也。五霸尙言者也。尙行者。必入于義也。尙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

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言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

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讓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

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挾于中遠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至一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

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尙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

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

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

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興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具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焉。後學趙與峕謹題。

晁氏儒言

宋 澶淵晁說之以道著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元觀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末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爲穿窬之小人。體而不失。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爲溫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爲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已。而爲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爲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尙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尙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甯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言。是非可否不待所安。自隨於少人之儉。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儉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

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惟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戶尙誰戕我也彼邪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偃而行也哉君子慎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